

黄裳

我的书斋

黄裳作品系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黄裳

我的书斋

黄裳作品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E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00191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书斋 / 黄裳著 ; 一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黄裳作品系列)

ISBN 978-7-5399-3758-8

I. ①我… II. ①黄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898 号

书 名	我的书斋
著 者	黄 裳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5 千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58-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书话

- 003 书缘
- 005 我的书斋
- 008 书的故事
- 013 《四库全书》的老账
- 016 古书的作伪
- 021 谈善本
- 026 谈“集部”
- 036 谈“全集”
- 046 书痴
- 053 祭书
- 058 谈禁书
- 066 再谈禁书
- 073 封条种种
- 076 残本·复本

084	插图
091	青藤书屋
095	书之归去来
097	古槐书屋
100	老板
106	《金瓶梅》及其他
110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120	《围城》书话
122	《围城》书话续
125	北京诗话
130	拟书话三则
134	阿英与书
140	读书生活杂忆
147	西泠访书记
152	姑苏访书记
157	西南访书记
166	琉璃厂
173	琉璃厂故事

第二辑 序跋

181	我写题跋
183	《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
195	《前尘梦影新录》前记
198	序《石头记会真》
203	《俞平伯散文》小引
205	张岱《琅嬛文集》跋

212	残本九种题记
226	读《一氓题跋》
234	《南京情调》序
236	序《鲁迅的艺术世界》
238	亦狂亦侠亦温文
241	跋《卖艺人家》
247	书跋偶存
256	题跋之外

第三辑 鉴藏

261	漫话藏书
264	澹生堂的藏书
267	善本的标准
270	谈藏书印
273	《十竹斋笺谱》
277	吴仓硕小笺
279	邓拓的藏画
282	怀素《食鱼帖》
284	明清法书观赏
290	谈影印本
300	作家的手迹
305	毛笔
309	天一阁墨
311	我的端砚
314	《清代版刻一隅》序
317	咏怀古迹

第一辑 书话

书缘

我的书斋

书的故事

《四库全书》的老账

古书的作伪

谈善本

谈“集部”

谈“全集”

书痴

祭书

谈禁书

再谈禁书

封条种种

残本·复本

插图

青藤书屋

书之归去来

.....

书 缘

想起自己开手买书时的往事。旧书浩如烟海，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袋里的钱有限，应该买这本不买那本，是要有个算计的。找指导老师不容易。大学里还没有文献学、版本学这类课程，前辈藏书家也一个都不认识，只得设法自修，而参考书更是难得。偶然碰上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不禁大喜。如饥似渴地读了，又按照他的指引，搜罗起书目题跋来，从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蕘圃藏书题识》，一直到《鲁迅日记》每月后面的书账，每见必收，迄今也有了百十来种。翻翻书目发现这也有个发展过程。最早的《艺文志》之类，往往只留下孤零零的一个个书名，有时连作者和卷数都不记，实在使人遗憾。到了明清之际，藏书家的书目里在作者卷数之外，才偶尔注明“宋板”、“旧抄”字样，觉得有些意思了。再往后，书目中出现了记行款和黑白口……的附注，参考意义又多了一层。人们还不满足，以为如此还不足窥见古书面目，从杨守敬开始，又集印了《留真谱》，此后公私藏家也纷纷影印书影，一时蔚成风气，一直到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出现，可以说是一部系统完整的留下了古书面目的大丛书，读者从中不但接触了古书的体貌，也看到了中国雕版文化的发展轨迹。真的为买书人提供了极好的教材。前些年北京图书馆编印了《中国雕版图录》，从纵横两种视角，反映了我国雕版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书是用珂罗版

精印的，质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许多书影。

门径稍稍摸到以后，接下来就是实践，这中间也有个漫长的有意思的过程。买书是要交“学费”的，往往上了不知多少当以后才能多少懂得板刻前后、书卷完缺……这当儿，读题跋就更觉得有意思，更能体会到得到或失去一本好书后的高兴和颓丧，也就是说进一步领会了书趣。于书本内容之外，对纸墨刻工……也逐渐有了欣赏的眼力。买书而讲究这些，似乎太奢侈了些。然而不然，古刻本自有其工艺美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是一本李杜诗，把铅印本与旧刻本放在一起，自然会显出差异来，读时的心境感受会是完全两样的。有时得到一册禁书，不免要想到它历劫仅存的不平常命运，从而更平添几分珍惜之情。这样，每一本书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藏书者看来，其间都有一段书缘。把这书缘记下来的就是书跋或书话，而这正是我所爱读的文字。

《书林清话》迄今还不失为有趣的著作，不过也确是有点陈旧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本视野更开阔、更富有历史感的新作，给爱书和跟书打交道的人作伴，为他们带来知识和乐趣。听说《书文化大观》就要付印，读了它的目录，知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著作，只可惜今天市上已不再见线装书的影子，即使增长了见识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

我的书斋

中国读书人喜欢给自己的书房取一个典雅的斋名，于是产生了大大小小稀奇古怪的名号，为读书人自己平添了多少迷惘与麻烦。随之产生的是许多“室名别号索引”，虽几经增补，篇幅越来越长，但实际效用却仍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交不出完整答卷的课题也说不定。

其实这五花八门的斋馆名色，一大半只不过是读书人的白日梦与空中楼阁。自然也有些实有其地的如倪云林的“清闷阁”、钱牧斋的“绛云楼”，但也已焚毁无存，只剩下一个空名，留供后人凭吊而已。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只不过是一个名目，实际并无真正的斋馆。明清之际著名文人黄周星就有一篇《将就园记》存世，收入康熙刻《夏为堂别集》中，还在卷首附有一幅“将就园图”，倒是真正版画名作，整幅都是烟云缭绕、花木掩映、楼台殿阁、水木竹石，作者充分发挥了想象，把心目中理想的“将就园”从头脑中的幻想，搬到了纸上，着实过了一场白日梦想的瘾，这从他为此园取名“将就”，也可以知道其命意之所在了。

自从买书以来，我也曾经请名家刻过不少藏书图记，不免也想出了几种斋馆名色，聊以自娱。前后也有了三五种。当然不过是纸上烟云，并无现实的存在。最早的一个应属“断简零篇室”，倒也实事求是。我最初出手买书，就不弃丛残，限于眼

光、资力，所得不过是残汲古阁刻《剑南诗稿》之类，杂以新文学书刊杂志，虽然也收了不少，但终于不成气候。

稍后，又有了一个“梦雨斋”，出于李商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这是我喜欢诗句，那意境实在好，尤其契合在雨中小楼上读书的况味。

此后，就又有“草草亭”一印，取诸严思庵的旧句。取此斋名是有些自我批评意味的。我虽喜欢买书，但不善读书，劳人草草，只能随意翻阅，通读者甚少，更说不上精研。请陈巨来为治一印，是颇精的元朱文印。此印每与“木雁斋”印并用。这是一枚旧印，用犀角制成，镌制颇精，得于宣和印社。同式还有“张氏书印”一钮。后来在北京遇到张葱玉，才知道是他的旧物，为人窃出，流散市上，同得还有数枚象牙印，尚未刻成，雕钮极精。我即将“张氏书印”一枚还赠葱玉，而商他同意，留“木雁斋”印自用。这就是我的藏书每钤有此印的原由。后数年，葱玉告所还一印并旧扇一筮，俱被蚀尽。不禁感慨系之。葱玉不久也病逝了。写此一段故事，以悼故人，并说明非借蕴辉斋以增重之意。

至于“来燕榭”一名，实取诸嘉兴实境，记得是一次荡舟之际，忽然瞥见，已不记得是哪里的水榭了。这名目也是喜欢的，所以至今还在用着。

至于说到书斋，实际却并没有。我只是在卧室里放一张书桌，说书桌其实也并不是，那只是内人的一支妆台，卸下了背后的镜子，就权宜成了书桌。若干年前因为实在困窘了，不得不把书桌卖去，随手拖来使用，迄今也已几十年了。我就在这里写字，看书，接待朋友。书么，还是胡乱地散布各处，也不曾董理，乱乱的，用起来实在不方便。找书实在是一件苦事，有时为

了找一本书，不能不大费周章，往往是一场不轻的体力劳动。

坐在窗下，闲闲地拿一本书看，实在是极好的娱老之方，想想自己居然也有过这几个斋馆的名色，不禁自笑，因作《我的书斋》记之。

二〇〇三年五月四日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

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王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记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煞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龠”。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